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名家获奖作品集

毒蜘蛛之死

冰
波◇著



冰波

童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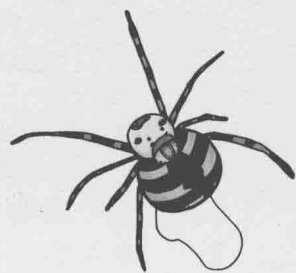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国家图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名家获奖作品集

毒蜘蛛之死

冰波◇著



冰波

童话集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蜘蛛之死 / 冰波著. — 石家庄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8
(名家获奖作品集)
ISBN 978-7-5376-8298-5

I. ①毒… II. ①冰…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6359号

名家获奖作品集

毒蜘蛛之死

DU ZHIZHU ZHI SI 冰 波◇著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赵玲玲	美术编辑	牛亚卓
责任编辑	张 昕	装帧设计	吴雅雯
特约编辑	尹会娟 陈 燕	插 图	温家宝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邮政编码 050051)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	680mm×910mm 1/16
印 张	19 彩插0.2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8298-5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电话: 010-57741232 传真: 010-87653015

目录



毒蜘蛛之死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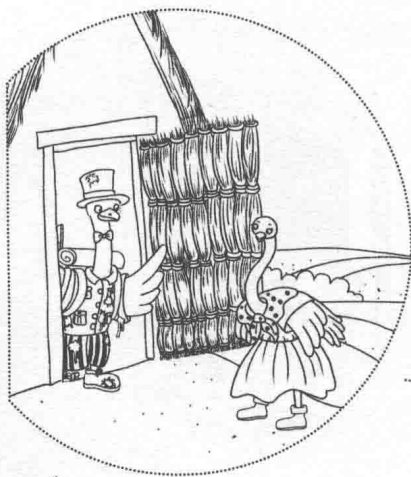
外星鸟雷吉 13

蓝鲸的眼睛 229

猩猩王非比 254

神奇的颜色 265

目 录



如血的红斑278

狮子和苹果树290

钟声296

毒蜘蛛之死

月光下的紫雾

夕阳把它浓浓的、毛茸茸的余晖涂在这棵老树上。

老树默默耸立，满树是蓬勃的绿叶。

老树的树干上，有一个巨大的节疤。多年以前，它被雷劈过，失去了一截儿最丰满的枝杈而留下了这个节疤。

节疤丑陋而狰狞。从节疤里能闻到一股阴森的潮气。

树叶摇动着，摇出一块光斑，投在这个节疤上。仿佛是受到光斑的炙烤，节疤的缝隙里，亮出了一对眼睛。这对眼睛显出不安、惊恐和愤怒。这对眼睛透过树叶的间隙与太阳对视。

这是毒蜘蛛的眼睛。

毒蜘蛛从节疤的缝隙里蹿了出来。

夕阳平静而炽烈。

毒蜘蛛沐浴在夕阳的光斑里。她的全身黑得发亮，泛着金属的光泽。她乌黑滚圆的肚子上，横着一道曲折的白线，白得刺眼、白得阴



冷。多年以前，当这棵老树遭到雷劈失去了那一截儿丰满的枝杈的一刹那，她的肚子上便留下了这道白线。白线的形状与那道劈断老树树杈的闪电一模一样。老树留下了节疤，而她留下了闪电。多少年了，毒蜘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棵老树，仿佛那道闪电把她和老树进行了无形的焊接。她身上的毒素，足以杀死一千匹马，于是，老树成了一切飞虫的死亡之地。枝杈上到处飘着的残丝、破网，仿佛是毒蜘蛛在晾晒她的残忍和阴毒。小鸟也不在这里停留了。然而，老树日见苍老却又日见美丽，它在寂静中蓬勃着。毒蜘蛛一直喜欢这种寂静。毒蜘蛛怀着一个秘密，它为它不安、为它骚动，同时又为它陶醉、为它痴迷。这是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秘密，除了它、除了老树，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凶险和诡诈，仿佛到处都有偷窥的眼睛。毒蜘蛛日益多疑和暴躁了，她的秘密使她狂乱。

夕阳平静而炽烈。它是不是偷窥的眼睛？

毒蜘蛛镇定地看着地平线上的半个太阳，她听到从身上反射开去的光亮在铮铮作响。

太阳沉下去了。

仿佛一只偷窥她的眼睛已经闭上，毒蜘蛛安然地接受黑夜的到来。

云很重。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在一片漆黑中，毒蜘蛛用她的脚轻轻抓挠着老树的节疤。



突然，她感到肚子上抽搐了一下。低头一看，肚子上那道曲折的白线，正发出一道淡极了的、幽幽的光。

“是时候了！”

毒蜘蛛顿时兴奋起来。她摸索着在老树上爬。她觉得肚子在膨胀，她渴望着迸裂，渴望着喷发；她觉得肚子里一阵阵涌动，她渴望着倾吐，渴望着奉献。她要用她的脚尖，探寻到一个地方，让她迸裂、喷发、倾吐、奉献……

“是时候了。一切都为了那个神圣的秘密。”

毒蜘蛛在老树上，拉出了第一段丝。

当她的脚尖一触到她的丝，那丝便发出了“嗡嗡”的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这声音令她陶醉。

很快，她结好了一张网。

她的网是一块圣洁之地。她要在这张网上，在这块圣洁之地，藏进她那个神圣的秘密。

一片柔和的光，洒落在网上。

月亮。圆圆的月亮从云堆里探了出来。

毒蜘蛛浑身一震，勃然大怒。又是一只偷窥的眼睛！

老树摇动着它的叶子，仿佛想挡住那不速之光。

然而，晚了。



毒蜘蛛一动也不动了。她的身上，开始冒出一缕缕紫色的烟雾。

紫雾升腾着，缭绕着，弥漫着，形成了缓缓滚动的一团。

紫雾越滚越大，像一个巨大的紫色毒蘑菇。

毒蜘蛛看不见了。老树完整地被紫雾裹住了。

紫雾，像一团不祥的云。然而，月亮依然温柔而美丽。

白色的丝囊和老树的泪

清晨，那一团紫雾已经悄然散尽。

毒蜘蛛还是待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夜里结的网，已经没有了。用无数根蛛丝挂着的小丝囊，从一节枝杈上悬下来，悬在毒蜘蛛的上方。

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丝囊。

毒蜘蛛望着丝囊。她离它那么近。她的眼睛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它。

丝囊是那样的纤柔，像一朵遥远的云；丝囊是那样的稚嫩，像一团柔软的绒毛。

太阳出来了。透过树叶的间隙，一块金色的光斑，投在丝囊上。

毒蜘蛛很平静。她不再害怕偷窥的眼睛了。她那个神圣的秘密，



已被蛛丝包裹得严严实实。

金色的光斑抚摸着丝囊。丝囊泛出快乐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快乐的色彩在毒蜘蛛眼前流动。

毒蜘蛛提一只脚，她也想抚摸一下丝囊。当她的脚尖刚一触到丝囊，她肚子上那道白线猛烈地抽搐起来，像闪电一样。

毒蜘蛛缩回她的脚。

掠过一丝风。

丝囊难以觉察地晃动了一下。

毒蜘蛛惊慌地四顾。她害怕风。她想看看风从哪里来。

毒蜘蛛这时才发现，她的周围，已经变了样。

——昨天的老树还是满树的绿叶，而今天，满树的绿叶已经全部枯黄！每一片枯黄的叶，都已干瘪、皱卷。

毒蜘蛛浑身震颤了一下。

“是我。一定是我的毒雾害了老树。我……”

风！起大风了。

远处的每一棵大大小小的树，都在风里摇摆着枝叶。

毒蜘蛛紧张地盯着她的丝囊。但愿风不是想来带走它。

然而，丝囊在风中却纹丝不动。

那是因为老树纹丝不动。连每一片枯黄的叶，也在大风中纹丝不



动。真是一个奇迹。

风停了。

毒蜘蛛感到精疲力竭，她的神经再也受不了自身和外界给她的刺激。她虚脱得想呕吐。

毒蜘蛛沿着树干，向下爬。

她爬过老树的节疤时，停了下来。她望着节疤，望着她居住过的那道缝隙。

那道黑洞洞的缝隙像一只丑陋的眼睛，冷漠地看着毒蜘蛛。

毒蜘蛛继续往下爬。她的心里是一片空白。一步一步，她快爬到树根了。

“现在，只要纵身一跳，就可以永远离开这棵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老树了。”

突然，毒蜘蛛肚子上的那道白线，又是一下猛烈地抽搐。

毒蜘蛛猛然回头。她看见，从老树的节疤里，流出了一滴眼泪。清泪顺着粗糙的树干，急匆匆地、歪歪斜斜地流下来。

清泪仿佛在迷乱中追赶着什么。

毒蜘蛛注视着这滴泪。

多年以前，这棵老树留下了节疤而她留下了闪电。昨天夜里，她留下了那个神圣的秘密而老树留下了满树枯叶。那个丝囊是她的。这





滴清泪是老树的。

毒蜘蛛注视着这滴泪。

毒蜘蛛之死

清泪，从毒蜘蛛身体的一侧流过，从她右边的四只脚上流过。一片冰凉浸透了她。

毒蜘蛛一动也不动。

清泪沿着树根，悄然落到地上，悄然渗入了泥土。悄然中，一种奇怪氛围升上来了。

寂静。

突然，老树浑身颤抖起来。颤抖中，伴随着多年以前响过的那种雷声。

在同一秒钟里，老树满树的枯黄叶子，一齐脱落了！

枯叶不是飘落的，而是沉重地压向大地，带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压向大地。

地上，卷起了一个枯叶的巨浪。“轰”的一声之后，平息了。

老树的每一个枝杈都裸露着。

白色的丝囊孤零零地高悬。



毒蜘蛛仿佛还没有明白过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毒蜘蛛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了异样：她右边的四只脚麻木了。她低头去看她的脚。

当她的目光触及四只脚的一瞬间，她看到，四只脚一齐从她身上脱落了！

脱落的脚无声地向地上飘落。乌黑的脚，在空中闪出一丝丝白光。一丝丝白光是一丝丝讥讽的笑。

毒蜘蛛失去平衡的身体，向一边重重地倒下。

毒蜘蛛肚子上那道白线隐隐作痛。

高悬在空中的丝囊，显得那样孤立无援。它一定很冷，它一定很冷。

毒蜘蛛用剩下的四只脚，向丝囊爬去。

毒蜘蛛横着身子，困难地爬着。

她终于爬到了丝囊旁边，靠它那么近。

“它现在不会冷了。”

丝囊泛出一道温柔的白光，拥着毒蜘蛛。

毒蜘蛛睡着了。她在昏睡中等待。

.....

毒蜘蛛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似乎才一分钟，又似乎已是一百年。当她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丝囊。



就在这一刻，丝囊开始发生变化。

它在动。它洁白的表面出现了数不清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在爬动。小黑点们飞下来了，荡下来了，飘下来了。

每一个小黑点，身后都牵着一根极细的银丝。

这细细的银丝，在阳光下闪烁出多么炫目的光啊！

毒蜘蛛被巨大的喜悦冲击着。

丝囊里的所有小黑点都出来了。它们盲目地乱爬着，仿佛在寻找什么。

所有的小黑点都落了下来，落在毒蜘蛛的背上，丝毫没有犹豫。

毒蜘蛛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每一根神经，都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最尖利的疼痛。她的四只脚不停地抽搐着。现在她只有四只脚了。剧烈的疼痛，使她觉得自己在爆炸。

小黑点们在她的身上注进了毒素。这毒素能很快麻痹她的神经。

很快，毒素在她身上起作用了。她感到麻木，四只脚已经不像是自己的了。疼痛已经消失了，然而她的意识还清楚，眼睛还能看。

毒蜘蛛看了一眼老树，光秃秃的枝杈，突然间使她恍然大悟，使她明白了一切。

“老树啊，你留下了节疤，而我留下了闪电。当我把丝囊挂上你的枝杈，我明白你为什么在大风中纹丝不动；当我要离开你，我明白



你为什么流泪；当我不想再守着丝囊，我明白你为什么脱落你的树叶，让丝囊孤零零地挂在我眼前。”

毒蜘蛛努力动了一下笨拙的脚。她敏感脚尖在粗糙的树皮上划了一下。

粗糙的树皮，却给了毒蜘蛛无比细腻的感觉。这是留给毒蜘蛛最后的感觉。

小黑点们蜂拥在毒蜘蛛身上。

毒蜘蛛知道，她的体腔，正在变空。

毒蜘蛛在一点点消失。

不，她是在极度的快乐中，陶醉、升华……

毒蜘蛛死了。消失了。

褴褛的破旗和新叶

一阵清风吹过，轻盈的小黑点们，随风飘散了。

老树孤独地站立着。

老树的根旁，一个急匆匆离开的小黑点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回过身来向上望着。

光秃秃的老树。老树的枝杈上，摇曳着空空的丝囊。



瘪了的丝囊像一面经历了战火硝烟的破旗，褴褛而骄傲。

这个小黑点沿着老树的树干，往上爬。

树干上，有一条淡淡的、歪斜的痕迹。这是老树流下清泪的痕迹。

小黑点沿着这条痕迹爬了上去。

老树在轻微地颤抖。太阳出来了。

强烈的阳光，照在小黑点身上，令它晕眩。

小黑点终于爬到丝囊的旁边，它离丝囊那么近。

小黑点站住不动了。它站住的地方，就是毒蜘蛛消失的地方。

老树那个节疤的缝隙里，发出了一阵阵低沉的雷声。

雷声过后，老树突然间萌发出了满树的新叶。蓬蓬勃勃，老树苍老而美丽。

有一片新叶，正好挡住了小黑点，投给它一片阴凉儿。

一个小黑点，将来就是一只毒蜘蛛。

寂静中，太阳开始落下地平线，平静、炽烈。

夕阳把它浓浓的、毛茸茸的余晖涂在老树上。